

中隊齊步前進

阿·阿列克辛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容提要

莫斯科有一個少先中隊，隊員們不團結友愛，有的愛挖苦別人，有的不好好學習，有的不守紀律，有的只搞自己的課外活動不告訴別人，有的包辦工作，有的甚至欺負鄰校的女同學。小隊跟小隊也鉤心鬥角，中隊主席又不能以身作則。可是後來他們通過了實際工作和生活，並且得到老師、輔導員、家長、勞動英雄的啓發，終於糾正了缺點，使中隊變成了一個團結友愛的中隊，大家齊步前進，走向幸福的新生活。

前進步兵隊中

阿·阿列克辛 著

邱陵 葉冬心 譯

勒·斯密霍夫 畫

А. Алексин

ОТРЯД ШАГАЕТ В НОГУ

Детгиз 1952

書號：譯 0059 28 開本 199 千字 定價 10,000 元

中隊齊步前進（高）

著者	阿·阿列克辛
譯者	邱陵葉冬心
繪圖者	勒·斯密霍夫
裝幀者	馬如瑾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1954年5月初版 印數1—11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目錄

第一章	第一天	一
第二章	維嘉怎麼啦？	二
第三章	米沙・庫德廖甫采夫	三
第四章	爸爸的建議	五
第五章	一點正	五
第六章	下雨的星期天	六
第七章	「可是你自己呢？」	七
第八章	中隊會	八
第九章	奶奶的客人	九
第十章	華吉的委屈	一〇
第十一章	「柯里亞之聲」	一九
第十二章	雪戰	二六
第十三章	總輔導員會幫助	三六
第十四章	應該注意	四二
第十五章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五一
第十六章	祕密的談話	五一

第十七章	「本報特約通訊員來稿」	一七
第十八章	「小組要求」	一七
第十九章	在體育室裏	一八
第二十章	「憑你的興趣去選擇」	一九
第二十一章	節日	二〇
第二十二章	「維嘉，你好！」	二〇
第二十三章	值得模倣！	二二
第二十四章	課外作文	二三
第二十五章	華尼雅致詞	二三
第二十六章	十二月十七日	二四
第二十七章	「另外找一個守門員」	二四
第二十八章	維嘉的兩分	二四
第二十九章	若拉的怪要求	二四
第三十章	在爸爸的工廠裏	二五
第三十一章	在亮晶晶的冰上	二六
第三十二章	伐西里微笑啦	二七
第三十三章	中隊齊步前進！	二八



第一章 第一天

這是秋季的第一天。掛在華尼雅桌子上方的一頁日曆使人記起了這件事。昨天是八月三十一日，照一般的規矩，夏季已經完了，可是自然界好像忘記了這件事情似的。

太陽照進了所有的窗子。它也照着華尼雅，打從他的臉上掠過，使他醒了過來，把眼睛睜開。

箕姆卡仆着睡覺，扔開了毯子，那副樣子就像在爬似的。

華尼雅驚慌地望了望鐘。已經快到七點鐘了。鬧鐘爲什麼不響呢？顯然是媽媽把指針撥動了。因爲她不知道七點一刻彼嘉要等華尼雅。

華尼雅跳起身來，喚醒了弟弟。箕姆卡一面把毯子往身上蓋，一面懇求地咕嚕着：

「再稍微睡一下……五分鐘。」

「哪裏話！……又要爲你遲到了！好啦，起來呀！」

華尼雅又開始檢查（已經好幾次了！），看所有的書是不是都放進了人家送給他過生日的那個褐色新書包。照華尼雅的意思，這個書包稍微嫌小一點，對於一個六年級生來說，這是不夠神氣的。不過這是禮物，禮物總應該歡喜的……

箕姆卡把掛在床檔上的一件襯衣朝自己身上拉，開始穿衣服。可是華尼雅一面不停地翻着課本，一面那麼死盯着弟弟，弄得箕姆卡只好放下襯衣，走到盥洗室裏去用冷水洗耳朵和頸子。

華尼雅總有些瞧不起弟弟，今天他更是特別地找岔子。

「你急忙要上學，這跟我有什麼相干？」箕姆卡暗自想着。「我自己也能够走到幼兒園去……」

華尼雅點起了煤氣爐。

這時候，從隔壁房裏傳來了媽媽的聲音：

「華尼雅，早點在煎鍋裏，奶油在窗子外邊，不要忘啦！……」

「是呀，你睡覺，睡吧！」華尼雅說着，把煎鍋放到爐子上，他想：「上學已經上了六年了，每天早晨的早點總是放在這個煎鍋裏的，可是媽媽每次總是醒過來提醒我。她多麼古怪啊！瞧，現在何必要醒來呢？她再睡睡好啦，因為她深更半夜地畫圖樣……」

過了十分鐘，華尼雅和箕姆卡走出了門。門上的鏈條已經拿掉，可見爸爸已經上工廠去了。

兩個孩子在樓梯上遇着了又高又胖的女鄰居，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全屋子的人都把她叫做小馬憲卡。

馬憲卡看見華尼雅就高興起來：

「好華尼雅，親愛的，我碰到了你，好極了！我們的保險盒又燒壞啦……」

「好，晚上來。」華尼雅回答着，並沒有停步。

兩個孩子走上了街。

城市已經醒來了。天空蒙着勉強可以看得出的白煙。還不溫暖的晨風吹動着箕姆卡海軍帽上的帶子，這頂帽子上寫的是「勇士」兩個字。遠遠有一架載客飛機增加着高度，在太陽光裏閃着銀光。人們在街上急忙地走着，像平常每天早晨一樣，都不說話，而且都是聚精會神地走。一些汽車跑了過去，在擦亮了放光的車身上，反映着房屋的窗子和樹上的葉子。在馬路中間，一輛洒水汽車慢慢地開着，噴着清涼的水。它用早晨的淋浴使得街道煥然一新。過了一會兒，一輛無軌電車沿着洒濕了的街心開了過去，從它的車輪下面，飛起了成千的小水點。

箕姆卡故意沿着人行道的緊邊上走着。水點濺到他的身上，他就快活地尖聲叫了起來。

「華尼雅，這輛汽車是怎麼做的呀？」

「什麼汽車？」

「洗街的那個……」

「我不曉得。」

過了一會兒，箕姆卡提出了新問題：

「我們要是弄到這種汽車就好了，不過要小的才好。那它就可以給所有的房間洒水，廚房裏也照樣。連地也用不着掃了，是嗎？」

「我不曉得。」華尼雅回答說。

可是箕姆卡並不鬆勁，等他們穿過了街，他又問：

「那座鐘是怎麼上發條的呀？」他指着柱上裝着鐘的十字路口。

「根本上不上發條。它是電鐘呀。住嘴吧！」華尼雅惡狠狠地說。因為就在這座電鐘上，

看到已經是七點十分了。

箕姆卡不響了，撅起嘴巴來了。

「你知道嗎？你跑到學校去吧，我自己走，」箕姆卡提出了意見，在他的聲音裏，聽得出責備的意思。

「哪裏話！又會迷路的……」

華尼雅抓着弟弟的手，走得更快了。

在街角上，終於出現了一幢有個古怪鐘樓的單幢房子，房子周圍生長着一些枝葉茂盛的菩提樹。

箕姆卡很快地跑上樓梯，然後費勁地把一道沉重的橡木門推開。

箕姆卡一鑽進橡木門裏不見了，華尼雅就飛快地回頭跑，一面揮動着新書包，追過了步行的人。他跑過了一段路，鑽進了一個穿堂院子，過了一會兒，就跑到一條熟悉的林蔭路的花崗石級跟前了。

他一下子就看見了他的朋友。

「啊唷，你晒得好黑呀！」華尼雅非常快活地喊了一聲。

「你也好黑呀！」彼嘉回答說。

他們你盯着我，我瞅着你。

「你有新書包啦，」彼嘉說。

「是呀，是媽媽送的……不知道怎麼的，我昨天在電話裏完全辨不出是你。簡直不知道是什麼人的粗嗓子！」

「在別墅裏過得好嗎？」

「好極了！你在鄉下怎麼樣？」

他們沒有法子說個够，而且聲音那麼高，連過路的人也回過頭來望。這兩個孩子完全不相像。華尼雅的臉有點兒瘦，眼睛很嚴肅，有點兒拗脾氣。當他想到某種奇妙的念頭或者有趣的主意的時候（這種念頭和主意是常常想到的），他那對灰色的眼睛就一下子失去了嚴肅的、好像金屬那樣的光輝，並且開始發出又活潑又快活的熱焰來。至於彼嘉呢，面孔又寬又

圓，還配上一個長了很多雀斑的矮鼻子。他的臉上常常掠過和氣的微笑。

……他們在那還沒有被秋天的黃色觸犯過的林蔭路上走着。草地上的紫菀花，對着太陽抬起它們白的、粉紅的和淡紫的頭。

現在林蔭路走完了。兩個朋友穿過周圍密密栽着菩提樹的街，轉彎到了一條小街，就看見學校了。

一年前才造成的、屹立在他們面前的那座磚砌的四層房屋，所有寬闊的窗子好像在微笑。

華尼雅跟彼嘉也是一年以前認識的，他們是從不同的學校轉學到這裏來的。可是華尼雅覺得他已經在這個學校唸了好多年書，老早就知道和愛護自己的班級、自己的中隊、和中隊委員會主席彼嘉了。

學校裏很大的校園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嘈雜聲。大家都聚在這裏：有又小又膽怯的一年級生，他們的媽媽帶着焦急的心情在街對面走着，不時地朝校園裏面望；也有今天開始了最後一個學年的、嚴肅而安靜的十年級生。

華尼雅和彼嘉馬上看見了同班的同學。大家聚集在校園裏獨一無二的一棵樹跟前，這是一棵很高的楓樹，它那些有缺口的茂密葉子，向二樓的窗子裏張望着。

兩朋友跑到樹跟前，華尼雅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就有一個人在後面悄悄地走攏來，蒙住他的眼睛，並且把手指捏住他的鼻子。

「猜猜是誰！猜猜！」四面的人都哄鬧起來。

華尼雅輕輕地轉動着頭，好像想掙脫，然後很有把握地喊了一聲：

「是雪廖沙！……」

手指馬上放開了。

列瓦就模仿着數學老師伐西里的樣子，摸着假想的鬍子，用低沉的聲音說：

「答案是對的！把演算的步驟說明一下！……」

華尼雅好像是站在黑板跟前一樣，想了一會，然後開始說明：

「我用鼻子動一下又動一下，就感覺手指上盡是老胛！我們當中，跟鮑子銚子搞來搞去搞得最多的是誰呢？是雪廖沙和蓋尼亞……不過蓋尼亞很矮小，他够不着我的眼睛。可見是

雪廖沙啦！」

「答案又完全又明白！」列瓦聲音低沉地說，接着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鐮刀形的「5」字。

後來，大家把彼嘉晒黑皮膚的美和華尼雅書包上銅鎖的光彩評論了一番，這鬧哄哄的一羣人就飛跑散開了：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特別親近、特別懷念的同學。

高高的、有點笨拙的雪廖沙，正和又矮小又活潑的蓋尼亞在熱烈地討論什麼。

旁邊，皮膚淺黑的席尼亞和列瓦在爭論。席尼亞和列瓦是兩個小隊的小隊長。他們談到小隊的工作，就憤激地揮動着手。別人還以為他們是在吵嘴呢。

列瓦詳細報告他的大標本，這套標本是他在烏克蘭採集的，並且打算用本小隊的名義送給學校。可是席尼亞老是打斷他的話：

「有什麼了不起，標本！……好了不起！花呀，蝴蝶呀……這些東西讓女孩們去搞吧！

瞧我，我在埃里溫（註二）跟少先隊建立了聯系，而且我們的小隊將要跟埃里溫的少先隊員們通信呢。瞧，這才算得是一樁事！」

「這是老虎向獅子打衝鋒，」華吉說了一句俏皮話。

華吉坐在消防梯上很薄的金屬橫檔邊邊上，帶着譏諷的微笑細聽着一切談話。他有時插上句把開玩笑的話，然後哈哈大笑起來，比誰都笑得響。

「呃，你，花雞（註二），夏天裏做了些什麼事？」華尼雅問。

「嗯……沒有什麼特別的。寫了幾首新詩，並且看了將近三千頁的……」

華吉看過很多書，也特別爲這件事而驕傲。他總是仔細地計算看過的書有多少頁和多少本，並且告訴全班的人。除此以外，他寫了詩，當他有一首詩登上了少先真理報的時候，他就自以爲是一個完全成功的詩人，於是更加覺得了不起了。現在，他聽到本班優秀的運動員若拉在報告自己的記錄，就惡意地撇着嘴唇說：

（註一）埃里溫是蘇聯阿爾明尼亞共和國的首都。

（註二）華吉原來的俄文姓是「嘉布洛夫」，字意是「花雞」（一種鳥），同學們有時喊他「花雞」，爲了切合這一點，所以譯爲「華吉」。

「若拉，你的空頭腦呀，完全用到你的腳上去啦……」

「可是你還在計算書的頁數嗎？」若拉馬上報復說。

如果不是總輔導員謝爾蓋耶芙娜走攏來，爭論就會更加激烈了。

「你們好，六年級的同志們！」她向大家問候。「你們休養得怎麼樣？」

「很好！好極了！……簡直太好啦，謝爾蓋耶芙娜輔導員！」

每個人都開始報告自己的事情，可是謝爾蓋耶芙娜把耳朵一捂：

「啊喲！你們簡直把我的耳朵震聾啦！……這證明你們都好好地休養過了！好，現在來幹事情吧！」

她轉過來對彼嘉補充說：

「你呀，彼嘉，不要忘記：馬上要改選積極分子了。我們大家一起來想想，看怎麼準備得好些。好嗎？」她的眼睛忽然縮小了，鼻梁上方聚攏了一堆短短的皺紋。「噯……華吉，你又沒有打領巾。又開始犯上年的老毛病！」

華吉一下子從消防梯上跳下來，臉也紅了，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輔導員剛剛走到旁邊去，彼嘉就向華吉攻擊了：

「老是因為你惹出麻煩來，花雞！」

很可惜，第一天中隊裏就亂七八糟。可是這時候，華尼雅的尖銳叫聲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

「同學們，我有個主意！夏季回憶晚會！……」

「在什麼地方？什麼晚會？」

「我們自己安排！」

「太需要啦！」若拉走到同學面前來，瞧不起人地回答說。

「你怎麼，不願意嗎？」

「沒有時間召集呀，這不完啦嗎。」若拉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其餘的人都不做聲。吸引人心的提議完蛋啦……

但是現在鈴聲把談話壓下去了。它用整個暑期休養得很熱情的音調，呼喚大家進教室去。於是大家才領悟到：林中遠足、愉快的游泳、熱烈的夏季營火已經一去不返；接下去的就是漫長的學習月份了。很順從鈴聲的孩子們排了隊，趕忙朝教室裏走。根據他們快速的脚步和迫不及待的眼色看來，顯然他們都是非常期待這個時刻的。

在二樓一間教室的門旁，玻璃裏邊掛着一個小牌子：「六年級丙班」。

華尼雅和彼嘉想去佔靠近窗戶的最後一張課桌。那是他們心愛的一個地方。可是等到他們走進教室，雪廖沙和蓋尼亞已經坐了靠窗的那一張。其餘的後排位子，也都被人佔去了。其中一張，是華吉獨個兒坐着的。

最後跑進來的是柯里亞。今天誰也沒有看見過他。柯里亞用手在空中搖着：

「你們好，同學們，你們好！」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啦？」華尼雅問。

「搞學校牆報呀。工作多極了！」

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經常擔任許多工作，而且特別歡喜「全校性」的工作。

「很快就要改選積極分子了。爲了這件事，應該出版中隊牆報啊。」彼嘉轉過來對柯里亞說。

「我把它當做戰鬥任務承擔起來。牆報會如期出版的！你瞧着好啦！」

「不過你要注意，我們的一切工作，好的也罷，壞的也罷，都得一齊擺出來……明白嗎？」

柯里亞微笑了一下，意思是：「我倒找上我做教訓的對象了！」

「你們別做聲！……靜一靜！……」四面發出了噓聲。

彼嘉朝門口瞥了一眼，就呆立不動了：原來文學老師薇拉已經站在門裏邊。六年級學生們已經知道，今年她就要做他們的班主任了。

「你們好，孩子們！請坐吧，」她用過分安詳的聲調說。

因此，孩子們都感覺薇拉很興奮。本來嘛，在學年最初的這一刻，連他們自己也是愉快而興奮的。

「呃，我親愛的孩子們，我相信你們都休養得很好，並且對於學習也有了充分的準備。」她很快地向全班望了一遍，忽然問：「維嘉·布爾佐夫在哪裏？難道他今天沒有來嗎？」